



冬日里来白菜香

□吕秀芳

民谚道：“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白菜是冬日餐桌上的主打菜，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时令蔬菜。白菜的那种无华朴实、醇厚香美，那种土生土长筋脉里永远流淌着的原野味道，一直以原生态的方式留在我的记忆中。

儿时每年冬天军区大院后勤部都要拉回几卡车的大白菜，大白菜用草包装着，警卫班的小战士们从卡车上往下卸白菜，一座座小山似的白菜堆在操场上。家家户户老老少少聚在大操场上，挑好白菜后，等待过秤的间隙，大人和孩子们忙不迭地捡拾着散落在地上的菜叶，不一会儿的工夫，捡好的菜叶就隆成了一座座绿色的山包。于是，家家户户提篮推车往家里运送白菜，场面很是热闹。因了白菜，整个军区大院喧闹起来，直到夜幕降临，炊烟升起。

第二天，家家户户的南墙下都码着一排排整齐的白菜，白菜要经受阳光的一段烘晒，去去水汽后就可以入窖冬藏了。

大人们看着自家码放整齐的白菜，这个冬天在他们的心里也就有了数了。孩子们正是玩过家家的年龄，操起一根木棍，对着排列整齐的“白菜兵团”就当起了指挥家。男孩儿喊着“稍息、立正、齐步走”，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劲头。

女孩儿则唱起“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位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陶醉的表情，稚拙的动作煞是可爱。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时的孩子对食品的欲望大都在可以自控的范围内，渴望美食，但不敢奢望。一盘醋熘白菜，一笼玉米面窝窝头，一锅小米稀饭，就令满屋生香，也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辘辘的饥肠和贫乏的味蕾。

白菜肉片炖粉条是我们舌尖上的美味，冬日里，谁家屋梁上挂一块儿五花肉，再储上一筐粉条，那让大人孩子对这个冬天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期待。每次吃白菜肉片炖粉条时，父亲都要给我们念叨他小时候每年只有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时，才能吃到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块儿红烧肉，父亲边说边用手比画着火柴盒的大小，我们嘴里嚼着冒着油的肉片，感到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当这种幸福感被人为地一次次放大，孩子们也学会了回味。整个冬季能吃上白菜肉片炖粉条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平日里还有一种美味是母亲发明的白菜新吃法：把剩下的大白菜帮放在开水锅里焯一下，然后在冷水中泡一下，再挤干水分，

撕成一条一条，放入瓷碗中，加少许盐、几滴熟油，上笼蒸，蒸好后，把它夹在馒头或窝窝头里当咸菜吃，那种香味让肠胃很受用。每次问母亲这菜叫什么名字，母亲总是随口一句“烂咸菜”。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当时母亲起这样一个非常草根的名字，是否有这样两层意思：一个是从口感上来说，菜蒸得很烂很烂；另一个是从品质上来说，白菜的命很贱很贱，种下就能成活，就有收获，不是什么稀罕物。从胶东半岛的土地上走出来的母亲，心里最清楚，收完了高粱、玉米，棉花、谷子，原野变得空旷起来。只有一棵棵白菜，仍然倔强地站立在寒风中。

那些年年夜饭的饺子也是白菜馅儿的，华灯初上，家家户户便响起叮叮当当的剁馅儿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包饺子的情景，多少年来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

整个冬天，白菜和我们相依而伴，白菜的清气滋润了一个又一个日子。白菜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还不时地在我们的视野里闪过一抹亮丽的色彩。

贤淑的母亲每次炒白菜时，都会很小心地剥出菜心，把它们放在一个注入清水的平盘中，每天给它换水。不几天，白菜心长出了层层嫩芽，一个个枝丫伸展开来，上面长出了星星点点的小花苞。黄色

的小花苞就如同婴儿般安静地熟睡着。就在你不经意中，花儿依次绽放。绒绒的花蕊，娇小稚嫩，可爱极了。

金灿灿的白菜花是我童年最炫目的色彩，凝视着白菜花，心中总会生出许多美好的情思。长大后，对白菜的感情随着了解的加深更进了一步。很喜欢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关于白菜的画作，齐白石大师擅长画白菜，他把白菜推为菜中之王，抓住白菜肥大、嫩白、脆绿的特点入画，画出的白菜，新鲜活泼，生机盎然，以“通身蔬笋气”而自豪。他画一枚柿子、一棵白菜，叫《一世清白》；画一堆柿子，几棵白菜，叫《事事清白》。他对白菜钟爱有加，在他的《辣椒白菜》图中很为大白菜鸣不平，他慨然题词：“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齐白石大师勤奋一生，不失农家本色，深知白菜性格，才能写出这样深切的文字。

我在品画读词中，在生活体验中，渐渐感悟到大白菜的品格，无论风霜雨雪，无论孤寂寥落，它们都抱紧一层层的青碧，抱紧一层层的阳光、雨露，抱紧内心的清白与无瑕。也渐渐明白我们对白菜的喜爱是经岁月风磨砺后的一种选择，是历史与文化氤氲的一种结果。一种饮食习惯的养成总是与它深厚的根脉和文化积淀有关，白菜因其甘美、清淡、自然、平常，才令人淡而不厌，久而不倦。

“翠叶中饱白玉肪，严冬冰雪亦甘香。”每一棵大白菜都有一个鲜嫩、灵秀、饱满的内心，我们的白菜情结从不曾改变。这个冬天，有了白菜，将不再寒冷，不再寂寞。

(压题图为本报资料图片)

会计张

□侯拥华

大半年过去了，到了年底要给工人结账回家过年，那阵子，会计张没白没黑地忙。

到最后，大家伙皆大欢喜地拿钱回家的前夜，会计张把账本一合拢，再食指点唾沫数了数剩下的钱，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少了100元钱。再合计合计，点点余钱，还是少了100元钱。翻箱倒柜地把抽屉翻了，里间床铺也翻了，屋里屋外找了个遍，还是不见。

夜里大家伙都睡了。会计张睡不着，哈气成冰的屋里他一脸热汗，盘算了半宿，还是垂头丧气一脸死灰地叩开了女婿的房门。账上少了100元钱呢！会计张对大宝说。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女婿没睡醒，揉揉睡意惺忪的双眼，看都没看会计张，摆了摆手让他回去。女婿说，不就是100元钱吗，算个球事儿，回去睡吧，爹。

少了100元呢！会计张哭丧着脸摊开双手不停地抖。不就是100元钱吗？没事儿，爹。回去吧！女婿睡意难忍冲他摆摆手转回身又合上了门。会计张站在门外一下子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夜深了，山里的夜静寂无声，只剩下冷风呼呼地吹着。会计张含泪向另一道山梁走去。一辈子没出过错的会计张怎么都想不明白账错在了哪里。借着夜的冷风，他想到外面走走，反正睡不着。

不就是100元钱吗？再错也是错在自家亲戚账上，又不是公家的，只要女婿不追究谁也不会追究。会计张试着劝自己。可理儿是这个理儿，事儿是这个事儿，思来寻去会计张还是心事难平。一辈子没算错过一分钱，何况少了100元钱。耻辱啊！

走着走着就爬过一道山梁，天快亮了，借着曙光一抬头便看见了卧在远处的铁轨。火车没来，铁轨上安安静静。会计张向四周望了望，静静地走过去……

第二天大家伙找会计张，不见他，便呼天抢地满山找。翻过一道山梁，有人看见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像摊开的一张大饼铺在铁轨上。

走近看仔细辨认，正是会计张。一年后工程竣工。撤销项目部搬运财务室东西时，拉抽屉往车上搬，一张满是灰尘的百元大钞从抽屉与桌子的夹缝中飘落出来，跌在地上。有人把它拿到会计张的女婿手里，大宝握着钞票哇呀大喊一声，晕倒在地。



会计张神情凝重地蹲坐在自家门槛上抽着旱烟。他沉着脸，眉头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白色的烟雾罩着他的头然后慢慢散开围住全身，像是要把他变成一只肥胖的蚕茧。许是烟抽得太猛，他猛地咳嗽起来，声大如雷，仿佛要把整个心肺都咳出来。

明几个要给自家女婿回个准信儿。去，还是不去，给个利索话儿。女婿大宝是包工头，前几年领着村里一帮人马出来混，包了几个工程，赚了不少钱。如今手里的活越做越大，身边就是缺一个贴心的会计。外人信不过，自然就想到了老丈人。老丈人外号“会计张”，早些年在村里当会计，老共产党员，认真得要命，一把竹算盘打得啪啪作响，当了20多年会计没错过一分钱。算的账没出过一次纰漏，也不曾做假账昧良心贪集体一分钱，村里人说起他没有不翘大拇指的。

算账的事儿对于会计张来说不算难事儿，闭着眼都能算清楚。关键是给自家女婿搭伙计心里就有些别扭了，处不好闹了别扭，回家没法交差，以后这亲戚还咋来往。

天要黑的时候大宝又把电话打过来问，他没应口。没一会儿，女儿大姐又摸黑儿从李家屯深一脚浅一脚踏跑来劝。架不住女儿的软缠硬磨，末了会计张一咬牙算是答应了。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会计张打了包裹坐火车转汽车走山路，一路倒腾，天黑透了才到。做活的工地淹没在一座莽莽苍苍的大山深处，到了才知道是给公家修水库，要想出去也不难，得爬过一道山梁坐火车。

会计张到了后，大宝给他安排了专门的办公室。是一座临时修建的砖混结构房，屋里的地板砖擦得刺人眼，老板台上放着台式电脑，后面是一把会转动的皮椅子。里间刚刚铺了一床新棉被，噔噔腾腾的，躺上去舒舒服服美死人，会计张试着躺了一下还真有些不习惯。门外铁将军把门，门上贴一张纸，上书“财务重地，请勿靠近”。会计张看着一咧嘴就笑了。

会计张不会用电脑，来时他带着自家的家伙什——把掉了色的竹算盘，足够他应付了。工作上还算得心应手，和女婿处得也不懒，女婿大宝见了他总是毕恭毕敬的，两人从没红过脸儿。转眼

老村怀想

——纪念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一周年

□成 珂

记得老家动迁的日子
是在二〇一三年的
春末夏初
国家要调江汉之水
贴补中原 接济燕赵
要在我的老村庄
借一段路 架一座桥

这是天大的德政义举啊
于是村里的人家
义无反顾
掀箱倒柜撮粮挑柴
拆床卷铺挪窝息灶
于是来年的冬季
就有了一渠清渠穿城过
就有了一座桥

拆几间屋 腾几垧地
开一条河 修一座桥
说起来容易
可不像纸上谈兵那般轻巧
俗话说故土难离
老马恋槽
我的老村庄
我的宽厚仁慈的父兄们
掩藏了几多 迁徙的惆怅
承受了几多 乡愁的煎熬

你看那大桥两侧的人行通道
像不像胖小子的两只耳勺
从耳垂到耳梢
都曾有岁月的炊烟缭绕
还有那壮硕的桥墩
宽阔的河床
都曾坐落着庭院老屋
仿佛依然有家燕翻飞
流连于屋檐下
街泥筑巢

仿佛依然有呼儿唤女声
鸡鸣狗叫声
萦绕着寻常人家
天伦的温馨
祖孙的欢笑……

伫立桥头
思恋如潮
我的忠孝传承的老村庄啊
担当起一个承诺
换来对国家的报效
我魂牵梦萦的老村庄啊
如今容颜已失
踪影难寻
她已挨过分娩的阵痛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终于产下这个叫桥的孩子
便悄然化作
桥下一泓激池的波光
化作两岸
绿色的襁褓

眺望南岸
阳光下
有一簇楼宇炫耀
祥云点缀
苍翠环抱

那是爹娘和我还有
叔伯宗亲街坊邻里们的新家
是一座叫移民新村的美丽城堡
你看她多像一位
年轻的母亲
身子轻轻依偎着故地
正温柔地守护着
她前世蜕变的天河
孕生的桥

焦作市第四媒体
焦作市门户网站

焦作网

www.jzrb.com

焦作日报社主办